



行走烟台

□彭辰阳

我行走两种时间之间：烽火台的砖石，被浪花磨成沙砾，甲骨文刻痕，在涛声中舒展为浪花。瞭望塔的角度与时光塔的螺旋，在潮汐的韵律里校准同一片蔚蓝。

当冰心拾取的第一枚贝壳，还在教科书里泛着童年的光晕，王亚平带回的星星，已静静沉降于张裕酒窖最深处的橡木桶沿。历史并非层层的岩页，而是一颗不断旋转的烟台苹果——蓬莱的唇舌、抗倭的烽烟、开埠的汽笛，与今日沙滩上孩子的笑涡，甜润地生长在同一棵树的枝端。

金沙滩，你这永恒的显影液！显影出穿婚纱的云、系红领中的浪、轮碾过潮汐时留下的金色辙印。显影出沙蟹用颚壳出的透明时辰，和哈尔滨人脚底融化的蜜语。每一粒沙都是未完成的钟表，在游客的足印里校对潮汐，在拾贝者掌心，继续着大海缓慢的抛洒。

而我是被双倍阳光浸透的旅人——故乡射阳的盐霜，在此刻化作烟台苹果表皮晶莹的糖霜。两个“朝阳街”在时差中互致致展，当王亚平在两地间传递樱桃，她递出的，分明是经过太空育种的中国式甜味：一种足以让味蕾仅微笑的、危险的芬芳。

此刻，我在时光塔的斜影里，目睹所有的抵达都成为对称的韵脚：邓世昌的望远镜与婚纱摄影的长焦，在同一个取景框里校准海平线；养马岛新骑试蹄的弧光，与招远金脉深巷的寂静，丈量着同一种对丰饶的偏执。而沙滩永远在重组它的排比句——用牡蛎壳的括弧、防晒霜的逗号、和志趣者递来酸梅汤时，那悬在半空、永不坠落的惊叹。

是的，行走烟台，就是行走在一个被海浪反复修订的寓言里：这里，坚硬的历史选择以沙的形态呼吸，最深的巷道通向最亮的星空，而所有离乡的星辰，终将汇聚成这片母亲般摊开的、绵延十公里的——宁静的灿烂。

想起父亲

□刘吉训

多少个写满深情的日子，晶亮的犁铧闪烁着迷人的光辉，渐衰的老牛踱过葱茏的山岗，父亲用硬朗的脊梁雕刻村庄田垄组合排列的文字，把期盼和汗水，写进家乡古老的历史里，只为有一天，梦中飞鸽衔回幸福和快乐的喜讯。

想起父亲的日子，飘雨的季节渐渐隐去，把颓废的情绪收集起来，堆垒成奋斗的足迹，爬遍故乡绵延幽长的山

开，在厨房做饭都像做贼似的，轻拿轻放，唯恐惊醒梦中人。一天两顿饭，吃不吃还要看心情，一句“我不饿”经常让父母热切的心变得冰凉，觉得一天的付出全白费。

出远门的时候，“70后”的父母是孩子的小跟班。出行坐地铁，出口和入口方向还没辨别出来呢，孩子已扫码进站，直奔正确的地铁，后面跟着一溜小跑的父母。有人戏谑，“70后”的人生是轨道，是生活；“00后”的人生是狂野，是活着。我们在按部就班地上学、上班、结婚、生子；他们思想活跃，敢于接受新生事物，不受世俗与标签的禁锢，活出自我。

小时候，我们盼望着快点长大，离开父母的怀抱去看外面的世界。结婚生子以后，走到哪儿，最放不开心的就是孩子；孩子长大后，开始害怕孩子的渐行渐远，潜意识里，孩子走到哪儿，父母也想跟到哪儿，慢慢发现离不开的依然是我们。这就是中间层的“70后”的现状：对父母，我们是他们的天；对子女，他们是我们的天。一代一代，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……

樱桃初甜醉春风

□长水

当北方的春意刚漫过田野阡陌时，福山区的暖棚大樱桃，已迎着微凉的春风，悄然挂上枝头，成为春日里最先抵达舌尖的甜蜜馈赠。这被誉为“北方春果第一枝”的福山特产，携着北纬37度的阳光雨露，带着胶东大地的温润灵气，以个大饱满、清甜多汁的绝佳品相，在清明前后惊艳上市，将春日的鲜灵与甘甜，送往全国各地。

福山的大樱桃，从来都不是寻常鲜果。它生于得天独厚的水土之间，藏着胶东半岛独有的自然密码。福山区地处低山丘陵地带，“六山一水三分田”的地貌，造就了这里土层深厚、疏松透气的砂质棕壤，有机质、氮磷钾含量丰富，保水保肥能力极强，如同天然的沃土温床，滋养着樱桃树的根系。这里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，四季分明，光照充足，全年日照时间超过2600小时。清明前后，昼夜温差渐渐拉大，白天的暖阳充分催化果实的光合作用，夜晚的海风带走燥热，让糖分与养分在果肉中慢慢沉淀，这便是福山大樱桃甜度远超寻常樱桃的秘密所在。

相较于露天樱桃五月的集中成熟，清明前后上市的暖棚大樱桃，更是春日里的珍稀美味。如今的福山果农，早已告别露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方式，智能温控大棚、水肥一体化灌溉、地下制冷休眠等先进技术，让樱桃树提前苏醒、提早挂果。棚内温度、湿度精准调控，避开了早春霜冻的侵扰，每一颗果实都能在适宜的环境中从容生长，个头愈发饱满，果肉愈发厚实。这些早春大樱桃，单果重量多在8克以上，精品果直径更是超过30毫米，拿在手中沉甸甸的，尽是成熟的丰盈。一眼望去，红如玛瑙，黄如凝脂，紫如琥珀，在绿叶间晶莹剔透，惹人垂涎。

轻轻摘下一颗新鲜的福山大樱桃，指尖触到微凉坚实的果皮，光滑细腻，没有丝毫褶皱，还带着清晨棚内的露珠和湿气。小心翼翼地放入口中，轻咬一口，薄脆的果皮应声破开，丰沛的汁水瞬间在唇齿间迸发，清甜的滋味顺着喉咙蔓延开来，没有一丝酸涩，只有纯粹的甘美与醇厚。果肉细腻软糯，紧实有弹性，细细咀嚼，果香浓郁，余味悠长，每一口都是春日最纯粹的鲜甜。

不同于进口车厘子的厚重甜腻，福山大樱桃的甜，是清新自然的甜，是带着海风

上课的学生的脚步，总是与喜鹊的身影或叫声相伴，他们在喜鹊的祝福声中，开始了一天的美好生活。

清晨起床下楼，校园家属院楼前的树木和灌木丛中，清脆的鸟鸣声连绵不断，让我们生发出新一天诗情画意的想象。楼前出现的这些鸟儿，与其他地方的鸟儿好像有所不同，好多是小时候在农村见过的种类，像白头翁、小金翅、小黄雀什么的，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。麻雀成群结队，后背的毛黄里带黑，非常警觉，人还未走到跟前，它们就飞走了。楼前灌木丛中的鸟儿，你只看了一眼，它就跳走了，连拍照的时间都不留给你。这个依山而居的校园家属区，与附近的

山麓连成一片，想必这些小鸟是从山里来的吧？它们在慢慢地接近这里的居民，然后把这里当成嬉戏的乐园，与楼里的居民一起，享受每一天的美好生活。它们用歌一样的叫声，为我们编织出一支支清新且别具一格的生活乐曲。

校园里，湖边的长堤上，经常停留着一些鸟儿。它们在湖边饮水，在湖畔的树木中歌唱，全然不顾历练的人们走来走去。一两只白色的水鸟在湖面上掠水而起，长啸而飞，一会儿就远去了。长年在湖里游弋的湖鸭带着自己的孩子，在湖边嬉耍。人声一到，就忽地钻进水里，游到很远的地方才冒出头，远远望去就像一个逗号，在湖面拉着长长的尾巴，一只朝这边游，一只朝那边游……

清晨，湖的周围很静，没有一点喧闹声。在这方山水景致中，只有它们在自由自在地徜徉。

感慨活着真好时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变得更强大，才能让父母的晚年依靠变得更牢靠。小时候，父母给我们撑起一片天，现在轮到他们为我们遮风挡雨了。

反观我们的“00后”子女，他们从小就有主见。作为家中的独生子女，他们享有绝对的话语权与行动权。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有自己的追求，不受世俗眼光的枷锁。他们可以和父母处成朋友，称呼我为老路，称呼她爸为老周同志。经历了残酷的高考竞争后，他们习惯了夜猫子的生活，上了大学更是为所欲为。更糟的是，他们的大学作风被带回了家，晚上不睡，白天不起。父母看不上眼，却敢怒不敢言，卧室的门更不敢轻易敲随意

校园晨鸟

□姜德照

一个喜鹊窝了，不远处的另一处枝干上，又有一小堆树枝堆砌在枝桠上，那应该是另一对喜鹊夫妇正在搭建的新家吧？

按理说，鸟儿都怕人，应该选择远离人类的地方建设家园，可喜鹊却不，没人的地方它还不回去。喜鹊好像是拿捏住了人们的好——你们不是把我看作吉祥鸟吗？那么我就让家离你们近点、再近点，多给你们送点吉祥。它们蹬在高枝上陪着你，把自己那悠长的鸣叫声，一波一波送过来。有时候，一两只喜鹊就在你前面的路面或草地上嬉戏，你走近了它也不飞，直到你快到它眼前时，它才扬起自己黑里带白的翅膀，悠然飞上附近的树枝，回头再望你。

我没有数过校园里到底有多少个喜鹊窝，只是看到那些早饭后匆匆去教室自习或

“70后”的我们，小时候不听话，少不了挨打挨骂。被打骂完还得老老实实吃母亲做的饭，晚上拱进母亲的被窝，闻着熟悉的味道安然入睡。

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父母在我们面前越来越没有当初的锐气了，开始对我们客客气气的。特别是结婚以后再回娘家，一进家门，鞋一脱就上了炕，被窝被烧得热乎乎，等父母招呼吃饭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炕上眯了一小会儿了。这要是搁以前，在父母的碎碎念中如何睡得着？现在倒好，父母做饭都是悄无声息的，还顺便过来帮忙掖了个被角。吃饭的时候，餐桌上摆的都是我最爱吃的饭菜，父母轮流往我碗里夹菜，一边夹一边说多吃点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在娘家已然成了座上客。

想起了第一次带父母去吃自助餐，他们像孩子似的跟在我后面，不知道该选哪个菜，满脸不知所措的样子；也记得第一次教父母用智能手机时他们笨笨的样子，不时按错密码自动锁屏，就是把手机键当成接听键导致电话无法接通。当我们不自觉冲他们发脾气时，

致“70后”的我们

□路美娟

他们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极了小时候的我们。原来，我长大的同时，他们在一天天变老。父母的腰不再挺直，双鬓染白霜，皱纹里写满了故事。当母亲开始戴上老花镜做针线活时，当父亲去园里刨地、刨不下几下便累得气喘吁吁时，当母亲肾结石手术后喜极而泣、

小区东面有条步行街，散步时我常从那里穿过。街上店铺林立，各色生意热闹红火，很喜欢这份人来人往的烟火气。步行街北面靠近市场的地方，有家叫“牛肉汤”的小饭店。店主老赵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，为人憨厚淳朴。一次和朋友去他店里吃饭，无意中得知我们竟是亲戚：我爷爷和他奶奶是兄妹，老赵原来是我外婆的孙子——实打实的老亲！

从点头之交到“实在亲戚”，这瞬间的转变让我有些不适应，也勾起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。当年老赵的父亲兄弟俩在正月里来我家看望爷爷（他们的舅舅）的场景历历在目，老赵也依稀记得年少时跟着父亲来过我家。这些被时光掩埋的片段，在“老亲”二字的触动下突然变得鲜活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如今我们在异乡的步行街上重逢，虽早已从懵懂孩童长成奔波生活的中年人，可血脉里的亲近感非但未减，反而因岁月沉淀愈发醇厚。

我和老赵，若严格按五代三代算下来，恐怕已出了界限，可当“外婆的孙子”这个身份说开时，心底涌上来的熟稔与热络，大概就是“老亲”的奇妙之处：它不局限于固定的亲属称谓。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一句乡音、一段共同回忆，或是同性同宗，就能唤醒沉睡的亲情联结。

我爷爷兄妹五人，两男三女，老赵的奶奶是最小的。我打小就知道，包括老赵父亲兄弟俩在内的爷爷的几个外甥总在正月初二登门拜年，场面热烈而温馨。小时候总以为，亲人是一辈子的依靠，血脉相连便永远亲密。长大后才懂得，再深的血缘、再浓的亲情，也抵不过时间的流逝，挡不住岁月的疏离。

不知何时起，老赵的父亲兄弟俩不再登门了。这或许与爷爷奶奶及外婆的相继去世有关——维系亲情的纽带断了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

正如老话所说：“一代亲，二代表，三代四代认不了。”一代亲，是血脉最浓、心贴得最近的时光。父母在，家就在；兄弟姐妹在，根就在。这份亲情与生俱来，不用刻意维系，却牢不可破。二代表，是亲情开始演变、需要走动维系的关系。堂表兄弟姊妹各自成家奔波，生活圈子渐远，话题变少，见面次数屈指可数。不走动便生疏，不联系便遥远。三代四代认不了，是血缘稀释到最后的无奈结局。老一辈渐渐离去，亲人散落四方，再往下的几代人，连名字都陌生，连面都没见过。即便偶然相遇，也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不知道彼此的血脉相连，不明白自动的同根同源。并非无情，只是距离太远，岁月太长，交集太少，连回忆都不曾留下，自然也就认不得了。

前年得知，曾祖母的娘家在修宗谱。母亲的记忆向来很好，她常说起的遗憾之一，便是当年未能得知曾祖母的姓名——这直接导致如今的我们对曾祖母

如今的大学校园，学生很多，鸟儿也特别多。尤其是那些队伍一直在壮大的喜鹊们，最是不甘寂寞。它们像这个园地的主人一般，悠然自得地飞来飞去，见到人也不怕，甚至与你伴走。在这个春天的每个晴朗的早晨，一方书香地，万方鸟齐聚。读书声、招呼声与鸟儿欢快的叫声，共同谱写出这个校园特有的乐章。

喜鹊窝是校园里的一大景致。漫步校园，每当循着喜鹊的叫声抬头，就会发现入眼的每一棵大树上，几乎都有一个由喜鹊精心构筑的巢穴。这些巢穴都在那高耸的树顶上，尤其是高大的杉树与小叶杨树的树顶。在枝干特别茂密的树上，有时能看到好几个喜鹊窝。

人同春早农作忙，喜鹊在这个时节也特别忙碌。校园立交桥附近的那棵最高的水杉树上，每个清晨都能见到一两只喜鹊飞上飞下，忙着筑巢。那棵水杉的半腰处已经有

老亲

□孙盛涛

